

《三國志》〈董二袁劉傳〉試析

鄧秀梅 96/12/19

一、前言

本傳為東漢末年幾個大軍閥董卓、袁紹、袁術二兄弟，以及劉表四人之紀傳，本文之撰寫，主要分析此四人何以在功業彪炳之餘，卻又迅速煙消瓦解？是否與其人之性格有關？抑或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？《易》屯卦曰：「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」泰卦則道：「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」欲為一方之霸主，先人的蔭庇固然可助人早一步搶得先機，但後續之發展擴充，便有繫於領導人的自我修養，是否可以如《易經》所說「以貴下賤」，上下志意相通，不然終究會流於否亡而不自覺。

論此四人，除董卓外，其餘三人皆為王公之後，先天上便有雄厚本錢以逐鹿中原；董卓雖是草莽出身，但他卻能掌握朝政變化之機，迅速崛起，領先群倫，亦可謂一英豪也，如果他日後能不行種種殘虐無道的暴行，焉有以後之三國？然而此四人在爭雄過程中，俱是中道而亡，其中原因，恐怕是個人問題居多，鮮少不可抗拒的因素。史家對此四人的評論也是就其個人之修為而針貶，是以本文側重他們的氣質、脾性論其得失。結構採兩組對照，一是較得人心者，具姿貌威容，能折節下士者，袁紹、劉表屬之；另一組則是不學無術、倨傲自是者，董卓、袁術屬之。

二、袁紹與劉表之興衰

（一）袁紹崛起之過程

按《三國志》的記載，袁紹、袁術一門，自其高祖袁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者頗多¹，袁氏一族勢傾天下，顯赫無比，而紹本身也十分爭氣，不僅姿貌威容，且能折節下士，故頗得士人之心。剛出仕即是侍御史，稍遷中軍校尉，後至司隸，仕途不可謂不順。及至與何進商議召董卓軍團入京謀誅閹宦，事後率領關東聯軍反抗董卓，身任山東聯軍之盟主，此時之聲望，天下難有企及者。又使詭計從冀州牧韓馥那裡奪得冀州，隨後又逐漸取得青州、并州與幽州，北方四大郡盡入於囊中，麾下文謀武將濟濟，以此而爭天下，何人能敵？但在與曹操官渡一戰之後，卻是一蹶不振，直至身死子亡為止，再不復當年的威赫。袁紹之衰敗自有其原因，縱觀他的一

¹ 華嶠《漢書》記載：袁安章帝時為司徒，生子袁京，袁京之弟袁敞為司空，其子袁湯為太尉，湯有四子，袁平與袁成為左中郎將，袁逢與袁隗皆為公。

生作為，大致可以歸納出幾個因素：

1、拒納善言

袁紹手下謀臣雲集，雖說忠奸混雜、良莠不齊，但也不乏高明睿智者，如沮授、田豐等人，既能洞燭機先，又忠心於袁氏，然袁紹對此輩人物的諫言提議視若無睹，充耳不聞。譬如李傕、郭汜內訌互鬥之時，獻帝逃出長安，郭圖便曾建議袁紹迎天子而都鄴，紹不從，稍後便讓曹操迎了過去，自此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袁紹白白失去一個取得正統宰輔的機會。其後紹擊破公孫瓚於易京，為愛少子袁尙，即遣長子袁譚出任青州牧，沮授諫紹：「必為禍始。」紹亦不聽，還強辯說：「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。」建安五年，曹操征伐劉備，田豐勸袁紹趁此時機襲擊曹氏大營，紹辭以「子疾」，不許，又喪失一次解決曹操的良機。袁氏之敗，可謂自取之。

2、好謀而不決

袁氏之興起，固由於其家族勢傾天下，然其門下聚集許多謀士，也是助其成功的重要因素。然而這麼多的謀士人才，袁紹卻無法善用，亦無法分辨孰優孰劣，任彼為爭寵而互相陷害，究其因，原是紹本人缺乏洞觀世事發展的大智慧，故任由荀彧、郭嘉離他而去；在官渡一役，面對沮授、田豐之善策猶疑不決，甚至疑心沮授另有圖謀，且將田豐下獄；至於郭圖、審配的佞言卻是受之不疑。

綜合與袁紹同時代之人的評語，應可清楚袁紹何以徒具爭天下之資本，最後卻是敗給闖宦之後的曹操。曹操曰：「志大而智小，色厲而膽薄，忌克而少威，兵多而分畫不明，將驕而政令不一。²」楊阜則說：「袁公寬而不斷，好謀而少決，不斷則無威，少決則失后事，今雖強，終不能成大事。³」郭嘉批評道：「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未知用人之機。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。⁴」陳壽總結之：「外寬內忌，好謀無決，有才而不能用，聞善而不能納；廢嫡立庶，舍禮崇愛，至於後嗣顛蹙，社稷傾覆，非不幸也。昔項羽背范增之謀，以喪其王業；紹之殺田豐，乃甚於羽遠矣！」

（二）劉表之據荊州

上述陳壽之評，不僅針對袁紹，同時也是對劉表之評語。劉表的為人

² 見《三國志》〈武帝紀〉。

³ 見《三國志》〈楊阜傳〉。

⁴ 見《三國志》〈郭嘉傳〉。

與袁紹有許多相似處，同是姿貌甚偉，外表寬厚，內懷忌刻，且都溺愛少子，廢長立幼，也因此而導致政權轉讓他人。

劉表乃西漢魯恭王劉餘之後，除儀表堂堂之外，也甚具文才，與其他七位知名人士，被人合稱「八俊」。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，靈帝崩，代王睿而為荊州刺史。其後不論是袁術或張濟攻之，表均能僥倖逃過一劫；雖有長沙太守張羨的叛變，等到張羨一死，其子張懌也抵不住劉表的攻擊，於是劉表拿下長沙之餘，又南收零陵、桂陽，北據漢川，地方數千里，帶甲十餘萬，成為一名符其實的大軍閥。

如果劉表能趁此擴充其勢力，積極進取，也許統一北方也有他的一份，但劉表佔據這麼大的一塊地方後，便逐漸喪失早年的銳氣，只想坐山觀虎鬥，不思這種觀望的態度，可能會把兩方（袁紹與曹操）都得罪了。韓嵩、劉先都曾說服劉表要在兩雄之間「起乘其弊」，如若不然，也應「固將擇所從」，實不宜「安坐而觀望」。兩人最終的看法是曹操之勢必舉袁紹，故不若舉州以附曹操，可以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。結果劉表仍舊狐疑，還差遣韓嵩到曹營去一探虛實。韓嵩回來後，力陳曹氏威德，勸表遣子入質，表反質疑韓嵩有貳心，還想殺他。由斯可知劉表雖是外表儒雅，而心多疑忌，也是袁紹一類的人物。

正因劉表是這類人物，所以當年曹操要北征烏桓，對劉表來說，實是一次擴充軍力的好機會，劉備也曾勸表襲擊許都，奈何表不許，於是一次良機又白白逝去。等到他察覺大事不妙時，曹操已大舉揮軍南下，準備收服荊州了。有如此的結局，全是緣於他處於亂世，卻不圖進取，反而坐以待斃。

除此原因，表之為人忌才妒賢也是他取敗的另一要素。例如他對待劉備、王粲等人都是表面禮遇，骨子裡卻是暗暗提防。而就其所處之荊州、襄陽一帶，就有不少賢才，臥龍、鳳雛即隱居在此，劉表居然不識不聞，豈非平日根本無訪才之心？故其為人，縱使有才，他也不得用，與袁紹如出一轍。

三、董卓與袁術的自取滅亡

相對於袁紹與劉表的儒雅姿貌，肯折節下士（不管他們的折節是真心或是假意），董卓與袁術便顯得驕恣粗暴，仗著武力欺人。此二人相比，董卓猶略勝一籌，然而就荼毒天下而論，董卓卻是萬死也難辭其咎。以下即論董卓之興亡。

（一）董卓之謀略與兇惡

董卓雖是隴西一武夫，自小與羌人廝混，但也有他的豪邁與過人之處。《三國志》記載其年少時狀：「少好俠，嘗游羌中，盡與諸豪帥相結。後歸耕於野，而豪帥有來從之者，卓與俱還，殺耕牛與相宴樂。諸豪帥感其意，歸相斂，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。」董卓自有一種豪放俠氣，故能感得羌人豪帥與其交往，再加上藝高膽量大，很快在軍中立功，從郎中遷廣武令，徵拜并州刺史、河東太守，在征伐韓遂一役，獨董卓能使計得以全軍而退，餘五軍皆敗績。此役之後，卓便拜前將軍，徵為并州牧。

之後因緣際會，得以率軍進入京都把持政令，挾持天子，整個天下在其掌控中，然董卓之窮凶極惡也從此開始。先是廢帝而另立新君，接著殺掉廢帝與何太后，自升為相國，封郿侯，允許自己可以「贊拜不名，劍履上殿」。國家珍寶，武庫甲兵，俱納入私囊之中。這些還不算最可惡，董卓似乎天生有一種殘忍不仁的性情，常以嚴刑脅眾，他的手下也感染他的殘暴作風，嘗遣軍到陽城，「時值二月社，民各在其社下，悉就斷其男子頭，駕其車牛，載其婦女財物，以所斷頭繫車轆軸，連軫而還洛，云攻賊大獲，稱萬歲。入開陽城門，焚燒其頭，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。⁵」找不到賊兵，遂以無辜百姓為賊，至於斷男子頭而凌虐婦女，殘忍無與倫比，這即是董卓一手調教出來的兵團。

倒行逆施至此，董卓恐懼山東豪傑的起義討逆，於是徙天子都長安，焚燒洛陽宮室，發掘陵墓，取寶物，一座繁華的文化古城遂成灰燼！至長安後，董卓升至太師，號曰「尚父」，出入乘青蓋金華車，大封自家兄弟，公卿見卓，需謁拜車下，而卓可以不為禮。又築郿塢，積穀為三十年儲，說到如果事成，可以憑此雄據天下；若不成，守此也足以養老。又廢除行之已久的五銖錢，改鑄小錢，致使幣值大跌，物價膨脹，穀一斛竟至數十萬錢。幸有王允用計，使呂布斬之，不然這個大魔頭不知又將延禍多少年。

對於董卓從一頗具領袖魅力的豪俠，一轉而成一大魔頭，他的心理轉換頗吸引人去作一深入探討。有人以為這是東漢末腐朽政治的產物，⁶也有人認為這是自卑感作祟所產生的極端自尊要求，使董卓比別人更為努

⁵ 《三國志·董二袁劉傳》，頁 174。

⁶ 王慧敏，〈董卓傳〉，譚良嘯、張大可主編，《三國人物評傳》，（台北：水牛，1992年初版），頁 28。

力，而且權力慾特別強烈。⁷不論爲何，總是董卓本人的修爲太淺，而潛在的野心太強，一遇上非常之機會，便把持不住自己，而一任魔性增長，反招致滅絕的下場。

（二）粗暴無文的袁術

袁紹與袁術是同父異母兄弟，兩人雖被曹操譏爲「塚中枯骨」，但比較起來，袁紹還是略勝一籌。袁術不論是爲人處世，或器宇風度，在在都不如袁紹多矣。言語淺陋，行爲魯莽，驕豪任性，純然憑藉家族名聲得以縱橫一時。當他會同孫堅殺掉南陽太守張咨，得據南陽郡時，即奢淫肆欲，徵斂無度，南陽戶口數百萬，均苦之。這即不是有作爲之氣象。當孫堅與董卓兵苦戰之際，術反懷疑孫堅，不運軍糧接濟，迫使孫堅從前線夜返回袁術處，剖心掏肺地向袁術告白，袁術才釋懷。即此可見其爲人，與袁紹相同，皆不能用第一流人才。縱與袁紹爲同父兄弟，亦不相能。《三國志》載：「術既與紹有隙，又與劉表不平，而北連公孫瓚。紹與瓚不合，而南連劉表。其兄弟攜貳，舍近交遠如此。」

對袁紹，術多次口出惡言，不顧大體。當紹被豪傑擁爲盟主時，術曾怒曰：「群豎不吾從，而從吾家奴乎？」⁸袁紹雖爲庶子，又過繼給他的伯父袁成爲子，但在袁氏家族中，兩人的地位相當，而術竟以「家奴」稱之，可見其人之驕恣。後來袁術又與公孫瓚書，說袁紹非袁氏子，就更不像話了。⁹

後曹操與袁紹聯手大敗術軍，術率眾奔九江，在基業隨時崩解之時，竟又忽想背漢稱帝，還寫信給他的少年交遊過的朋友陳珪，要陳珪當他的「心膂」，反被陳珪潑了一桶冷水，說曹操比他更有能力清定海內，勸他不要陰謀不軌，以身試禍。術不聽，興平二年又集會群下，公開說道：「今劉氏微弱，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公輔，百姓所歸，欲應天順民，於諸君意如何？」結果眾莫敢對，主簿閻象以「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」勸他：「明公雖奕世克昌，未若有周之盛，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」可惜袁術無自知之明，執意稱帝，雖僭號。這一來，袁術擺明了就是亂臣賊子，立刻有眾叛親離之勢。《三國志》說他「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，置公卿，祠南北郊。荒侈滋甚，後宮數百皆服綺縠，餘梁肉。而士卒凍餒，

⁷ 陳文德，《曹操爭霸經營史》【一】天之卷，（台北：遠流，1990年版），頁157。

⁸ 見《後漢書》〈袁術傳〉。

⁹ 禚夢庵，《三國人物論集》，（台灣商務，1996年版），頁92。

江淮閒空盡，人民相食。」先是爲呂布所破，後又爲曹操所敗，投奔部曲雷薄、陳蘭，復爲所拒。袁術的皇帝夢總算清醒了，還想歸帝號於紹，欲至青州從袁譚，發病道死。¹⁰

在三國人物中，袁術可以說是最爲庸劣的一個，他既不善用兵，又不能治國，只知驕恣奢侈，弄得淮南民窮財盡，最後連自己也餓死在江亭，且至死不悟，無怪被人喻爲塚中枯骨了！¹¹

四、結語

總論董卓、二袁，以及劉表四人，俱有與天下一爭長短的本錢，也曾經憑藉祖蔭或機運而立功建業過，無奈時日過短，轉眼已成昨日黃花。論其遭遇，不能說上天有意絕彼四人，而是此輩人物眼光過於短淺，意志過於薄弱，而氣度又太過狹隘，邀天之幸，或可建功業於一時，然究非可以統一天下之真豪傑，故遲早被他人收拾，爲他人作嫁衣裳而已。

¹⁰ 《吳書》載道：乃還至江亭，去壽春八十里。問廚下尙有麥屑三十斛。時盛暑，欲得蜜漿，又無蜜。坐簣床上，歎息良久。乃大咤曰：「袁術至於此乎！」困頓伏床下，嘔血斗餘而死。

¹¹ 禚夢庵，《三國人物論集》，頁 94。